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IMPERIAL  
CHINESE  
SHILIAO

# 歷代石刻史料彙編



魏元景  
造像殘石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

歷代石刻史料彙編 5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十八

李義豐造像記

石不知高幾許廣一尺二寸五分厚八寸記四面刻  
共三十八行行四五六字不等又三行豎刻其後一  
行十四  
字正書

咸亨元年十二月廿二日佛弟子李義豐為 皇帝陛

下法界眾生合家大小先祖墳靈亡父亡叔見存母敬

造弥勒像一區

佛弟子李義豐妻樂男伏僕黑闥女捉兒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弟君瓚妻王男伏奴女永妃

弟處節妻趙女山妃

弟承業妻樂男典馬女娘子 妹難兒

佛弟子謝有相為亡父母供養

處節妻趙浦提為見存父母供養佛時

承業妻樂含真為見存父母供養佛時

李瓚妻王景兒為見存父母供養佛時

佛弟子趙儼

咸亨元年歲次庚午十二月

佛弟子李義豐弟君瓚弟處節承業

(清) 王昶撰

金石萃編

清嘉慶十年經訓堂刻本





亨二年九月廿日瑤臺寺僧口書而以咸亨

為咸亨則下筆之誤也書法道逸似王知敬褚登善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書咸亨為咸亨者古亨字同也如漢劉熊碑

子孫亨之張公神碑元亨利貞並是後人畫為兩字

者非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雖在昭陵然文內未見有陪葬明文稽之

長安志及圖亦不載內侍張阿難墓則不得在陪

葬諸臣之列矣書者瑤臺寺僧瑤臺寺則昭陵圖

有之在昭陵之西澄心寺之南也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王知敬書金剛經

石上截已斷廣五尺五寸五十五行上下皆殘闕字數無考正書在登封少林寺

口口郎口府監丞城門郎膳部員外郎守冀王友直

宏文館王知敬奉勅書

經文不錄

上次壬申口月戊午朔口日庚申

是時元奘奉敕在於東都譯諸佛經佛法方盛天子

尚加敬信知敬書此經所由來矣第石質似惡刻亦

未精剝蝕太甚存者不及半金石刻考略

咸亨三年口月立王知敬正書金石錄作咸亨四年

云無姓名蓋未諦視之耳寶祿述書賦注王知敬太

原人門傳孝義工正行書劉昫唐書王友貞傳云父

知敬則天時麟臺少監以工書知名中州金石記

按書者王知敬兩唐書附王友貞傳但云武后時

官麟臺少監而不詳其在高宗時歷官此碑結銜

皆在高宗時也曰口府監丞泐一字乃少府也監

有丞六人從六品下曰城門郎從六品上曰膳部

員外郎亦從六品上龍朔二年改膳部為司膳此

仍稱膳部者咸亨二年官名復舊也曰守冀王友

者王府官有友一人從五品下曰直宏文館者宏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文館有學士五品以上有直學士六品以上又有

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碑不云學士直學士則是

兼領直館也壬申歲為咸亨三年是歲十月戊午

朔庚申是初三日又按知敬於上元三年明徵君

碑篆額時官朝散大夫守太子洗馬永淳二年書

天后御製詩碑時官司門郎中太孫諮議口咸亨

三年至永淳二年首尾歷十二年歷官雖不同而

司門郎中不過從五品上則是由六品遷五品僅

升一二階其浮沈于文學侍從之班而碌碌無可

表見者如此然皆為傳所略傳蓋舉其最後之官

耳

鄭惠王石塔記

碑高四尺九寸廣三尺五寸二十行  
行二十八字行書在潞安府長子縣

大唐故贈司徒荊州大都督兗安二州都督鄭絳潞三州刺史上柱國鄭惠王石記

王諱 字 隴西狄道人也

曾祖太祖景皇帝

祖元皇帝

父高祖太武皇帝

王卽 太武皇帝之第拾叁子往任涿州日於此山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奉爲 先聖敬造石舍利塔壹所下并有 刀賜

舍利骨叁漆粒造藏經三千卷觀夫大造遠契洪敷永

貞庶績咸熙彝倫式敘莫不分茅土建諸侯延帝子於

維藩降 天孫於伯牧者矣伏惟 大王通源

聖澤寵位 皇華松姿孤堅玉氣柔潤鎮靜方岳

聲政冷間都督荆安惟德是順出守絳潞非賢勿居卽

何暮海沂之謠不足儔其匹也而乃洗心覺路虔誠妙

門慈林山中雕龕寶塔智乘寺所裝飾眞容藻繪具周

慶讚將畢洪滿親承 教行躬奉 綸言以拙補

勤猥當檢校恐河海傾竭陵谷變移謹件 先皇子

孫勒諸貞石

嗣鄭王郢州刺史璉 第二王子呂國公琛 第三王

子樂平公珪 第四王子尚庸公襲 第五王子樂陵

公 第六王子武安公現 第七王子南海公璿

第八王子安德公琳 第九王子新平公璿 第十王

子邵陵公珩

咸亨四年十月八日檢校功德僧洪滿建

石塔記始于釋洪滿者以王往任潞州爲造石舍利

塔一所而洪滿當時實職是役故記云以勤補拙蓋

自紀也新周書高宗本紀咸亨四年正月鄭王元懿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薨記在是年十月八日其文所謂王諱元懿字某者

今闕新唐書亦不載字某下云隴西狄道人與高祖

本紀書隴西成紀者小異宗室世系表漢仲翔討叛

羌于秦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因家焉生伯考

隴西河東二郡太守生尚成紀今因居成紀是唐之

上世居雖兩地而占籍狄道者在先故記仍溯其始

直云隴西狄道較之史尤爲不沒其實本傳元懿旣

歷任鄭潞絳三州刺史又贈司徒荊州大都督今記

文悉與傳符獨不載歷鄭一事便文屬句從節故耳

其下記鄭王諸子備列無遺然云謹件先皇子孫勒



芥口難巧拂石屢盡墨象無口照玉燭而轉金輪散堯  
雲而口口口口口口濟口口口口法宣陽獎延拾堯  
云曰大德寺者荊河之口口也上欽岳通漢下幽遠寶  
蒙左則金臺寶闕右則豈卓豈隆前上洛口口同涓定  
鼎洪流其後盟津達於晉闕徘徊盤轂五臺陸府定局  
參山口州定過外口倍尾靈愈能耳鯉鱗獻書進圖入  
匪賊贛威賚納稔纖美口訝口產西詩萊菲暴鷹既般  
皇家殿止萬代神基朋堂劍鉅雖非拔濟口預孤園  
未口舍衛香城豈非闍峯雪岫者歟荆元魏帝規矩口  
尼霸口隆邦禱祥表於慈父龜威珪悵妙處雲而瑞霄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明靈揮巖刊塔口爲大德寺也 皇儀數改帝業頻移  
銜遇述周峇逢價道虧尊廢像遂斷香路於西方滯遊  
魂於淨土口以釋敦陵運神香頰及珮形殊影獨處堂  
闢菩薩真人間夜撩落懃金顏於麓莖幽玉面於摧龕  
聖德深明舉淹畱於金口大帝乘肯出震 恩徹九  
圍遠眺昏冥親觀隱歿撲炬燎於邪烽穢群迷於苦衆  
頻奉 明詔重令修緝復崇前諦度尼五 等並  
早碎百兩夙莽乘燔香翦綵發曇花之志無常無我  
法印尊儀戒行不虧陸口無累復有法子清信口口劉  
仁則廿六人等幼口貞敏宿誤空口敬口情先苞肆

忍絲中白獲食內極冷禪營寶塔特造僧房口待布金  
徘徊口就鴻鍾廢而還擊聲徹九而清唄再稱問於口  
堯今建石神像壹軀金容毫目出界無雙玉面蕤蓉拾  
方侑有閭名合掌口幼譽除見影恒頭恒口舉滅復營  
彌勒閣壹所金鈴寶鐸和而樂已鏗鏘妙口口花齊綺  
雲而合彙闢大千足路渡彼岸津梁聖教缺而復全蒼  
生舉而還福口舟待撒竟無越兼足功樽滿衢中安知  
掘口伏口 而皇上靈資福垂拱而莅荆荒德被黔黎  
輟枉而口口國 恩口乃骨石室歸仁澤及跼跼金口  
流傷法相常住齊堯光口口口口 皇福臻同口口足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固再申斯句刊勒茲銘輒以輕口聊興掬口口口智劍  
口口口鋒口口金鉞能摧恐駭闕臨大毅倭觀遊口礎  
瞻攻口口口鶴無文言口口口口慈門靈勝業於神州  
設葺功於赤縣今迺鑄口口口鏤石尋口繼釋祖定邊  
風刷金文足秘碣恐塵飛泚乘柔出波中讚口口口難  
窮歎慧風而靡絕翹心渴仰願奉神光普照無邊咸歸  
妙旨口口口口  
口惟慈父靈儀頗識說法有功論義智力入斷五慾出  
降六賊口口口口破魔軍息 其新構雲閣鯨棟鯢虹丹  
梁綠綺宿鳳棲龍觀如見鶴口口真空波行論法沼語

驚鴻其二四馳迅速烏飛兔散火宅非固諸子爲難金鼓

既韻方超彼岸口等脩謹常遵誦讚其三東流頌息西

難追去來無礙四運相隨而長坐久釋廟遙迤金璽常

固寶口無虧其四宮五殿青紫丹墀左連帝闕右口王

畿俄俄妙德供養魏魏常遵福坐口共歸依其五上口

率歲次甲寅口秋定五滿五定五奉 詔而下諸州口

口口口觀口口寺先被廢今儀像堂闕現存口還舊

口口口別口五

口

口口口主功土劉仁則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大都化主麻師一

齋主騎都尉平正張洛

齋主錄事楊定鄉

齋主功土杜石生

齋主驍騎尉司倉呂買

齋主功土牛伯通

齋主雲騎尉劉承基

齋主邵南府隊正景

齋主武騎尉張志範

齋主司倉楊胡仁

齋主雲騎尉趙文達

齋主錄事劉惠達

齋主飛騎尉馮大智

齋主上柱國陽正張志隆

齋主趙智道

齋主雲騎尉王祇僧

齋主功土上官衡

齋主驍騎尉段義方

齋主雲騎尉楊反香

齋主功土杜義昌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齋主功土程懷果

齋主張楚才

齋主上騎都尉張養

齋主功土董志恪

齋主功土宮君言

供養主呂英儻

供養主呂杜主

供養主霍行基

供養主景保燧

供養主宮仁基



□□□□□<sub>下</sub>承魏雲而毓質戴玉連珠之異相發

於碧初注琴銘劍之能道光於卯始年纔一歲立為代

王鳧岳崇□□□景風之典象舟□□益峻□人之高

朕以主恩攸□□□□□□□幸是命□龜以□

□<sub>下</sub>春闈習禮秋齋彈藝宮之奧旨究肅成之宏義一

物載行九□□允庶延端士納審諭之良箴博採正人

□□翼之明行略詮其美□□德焉尔其□性純□□

道□□承□□□□起問□□於三□<sub>下</sub>朕及天后攝

衛微乖則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出青宮而視膳輟寢通

宵入紫庭而躬枕纏憂水日豈止衣□□□藥必親嘗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而已哉此其至孝也監國字人務□□□刑愼□□

□□□□□□□□身後<sub>下</sub>竊金□而□□□召唯

恭出銅龍而載揚此其至仁也承天奉□胎肅雍之大

矩迎郊遇廟極□□之崇儀□□不情其容□暗莫移

其檢同與共帳□□均□□之風□□橫經□□□□

□之禮□□□<sub>下</sub>喻其神望景揣情藏往無以淪其□

心融道鏡應萬象以含幾器韞□珠苞六合而□照辯

防□之訟義出羣□驗長壽之書事推獨察此其至明

也□柱茅簷□□菲食戀□□□□□□□以為□

朕每賜以□□<sub>下</sub>佩服以承恩雅淡既隆還委髮而從

好此其至儉也不迹聲色符帝乙天性之高載植□□

有穎頊□□之量馳騁末□弃之而弗為昔劔淺技能

之而弗貴西苑□遊□□林泉□□東□□□□□□

□之娛<sub>下</sub>□小道恐泥不畱聰於異端此其至正也七

門四徹之書年窮泉極蓬府柏臺之秘□□真筌考□

典於叔時採德義於羊傳能搖鎮之風樂鍾鼓六□□

□□之□□笙□□□此其至□也柔而能□<sub>下</sub>佳諷

之□政或是非潛申獻替之益朕所惡者有□□而必

揚朕所好者無纖□而不舉父有諍子斯之謂歟此其

至□也綿秩葭李因心之戀已切□山□□□□之愛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九深□□輦□□遊未足□□□<sub>下</sub>其孔懷此其至睦

也為而不恃□柱史之妙門異而能齊體蒙叟之虛室

賓賓斯混語默兩忘成英與林類同歸袞<sub>系</sub>與雲霞一

致此其至通也迪□<sub>下</sub>狄德□<sub>下</sub>踐□□□□□□□□

□□□□□□□<sub>下</sub>洛陳謨凌太山而開辭圖□<sub>下</sub>龜去

狙禮不忘於須臾釣鼈臨□文必申於造次暇遊寢跡

不待□□之書道德立身無資設木之諫雖復謳歌未

□載啓之願□□□<sub>下</sub>攸歸贊□之□□□朕□<sub>下</sub>山

脫屣褰裳願尋真於汾水不飾情於外禪無待咨岳之

□□逸已於中宸自申知子之梗潛圖釋負未述所懷



相似孝敬皇帝者高宗之第五子皇太子宏也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尋薨新唐書以為武后酖之是年追加謚號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宋熙寧八年省緱氏縣入偃師今為偃師縣地矣孝敬字宣慈新舊史皆失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劉昫唐書列傳云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高宗親為制勅德紀并自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即此碑也太平寰宇記云緱氏縣有恭陵孝敬皇帝陵在縣東北五里今俗亦呼太子陵河南通志誤曰敬宗陵蓋謬甚矣武進士億云碑云宏字宣慈今史于燕王忠太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子賢並書字而此獨見遺蓋失紀也又云年才一歲立為代王高宗紀永徽六年封子宏為代王本傳亦同若以一歲始封數之自永徽六年至上元二年太子宏之薨年乃二十一而傳作二十四歲者誤也武君偃師人深于經史之學

中州金石記

按碑下截殘泐幾不可辨記云即以上元二年八月十九日遷窆於景山之原據傳惟云葬緱氏考記墓者多以山原誌其藏示不易變也然則如此記所云亦為得其實又顧亭林云古人主有追封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惟秦文公太子卒賜謚為靖公唐代宗

追謚其弟故齊王侑為承天皇然於高宗追謚太子宏為孝敬皇帝顧氏竟亦失引今以此碑按之并可著其闕也題額與昇仙太子碑皆飛白書尤不多見故并著之

偃師金石跋

按此碑文幾三十字存者尚千七百餘字太子宏為高宗第五子文云朕之元子者以立為太子即詩建爾元子之義也年纔一歲立為代王兩唐書紀及新書傳皆云永徽六年封代王獨舊書傳作永徽四年據燕王忠傳永徽三年立忠為皇太子六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宏年三歲禮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部尚書許敬宗上疏云則是宏實生于永徽四年以舊史證碑正合一歲封代之語然與諸處之言六年封代者多抵牾也文敘太子有九德曰至孝至仁至明至儉至正至口至口至睦至通泐其二字不可曉蓋褒美之詞備矣太子之薨當時傳聞多異詞舊史傳則渾其詞曰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為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制詞有曰皇太子自琬圭在手沈瘵嬰身及賡理微和將遜于位而宏天資仁厚孝心純

確既承朕命掩歎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碑亦云不飾情於外禪無待咨岳之口口逸己於中宸自申知子之梗潛圖釋負未述所懷口因扈口口口沈口及其口愈乃口口口所存沈字愈字卽一是沈病漸愈之意問此言因便感咽重致綿留遂成沈痼碑悉與舊傳合則是太子之薨由於多病而又聞禪位之語益致不起也新傳則欲著武后殺子之罪不述其多病之由直云后將驍志宏奏請數佛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又于本紀書四月己亥天后殺皇太子舊史本紀但書四月己亥皇太子宏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薨于合璧宮之綺雲殿始終不言其被殺也温公通鑑亦不遽實其罪但云太子宏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廷旨由是失愛于天后己亥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袁樞紀事本末未語與此同考異亦云唐歷宏仁孝英果深爲上所鍾愛自升爲太子敬禮大臣鴻儒之士未嘗居有過之地以請嫁二公主事詳本傳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舊傳皆不言宏遇酖惟李泌對肅宗云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四子長曰孝敬皇帝爲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

后方圖臨朝乃酖殺孝敬立雍王賢爲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歷也宏之死其事不明今但云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疑以傳疑然則温公亦不以天后殺子之事爲可信矣朱子於綱但書太子宏薨諡孝敬皇帝於目則書義陽宣城二公主幽于掖庭太子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卽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太子尋薨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此語與通鑑同詔追諡爲孝敬皇帝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爲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蓋武后謀篡國酖太子而加之尊

金石萃編卷五十八 唐十八

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据此則朱子尚以被酖爲疑至范氏始以李泌之言爲信也天皇晚年倦勤庶政多決于天后卽使太子受禪天后自度亦不難制其子何至以請嫁二主激怒遽萌殺子之心此事本有可疑者特以武后罪惡已甚後世無復原之耳此碑雖多迴護飾美之詞要非竟無紀實之語存之亦以見舊史紀傳之本於此也又按唐人書撰墓碑之例有子書父碑者如令狐熙碑及王仁求碑至此碑高宗爲孝敬紀德是父書子碑皆墓碑之變例附記于此



